

古代漢語教程

(上)

周光慶 著
中華書局 編



GDHVIC

本書為人文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成果出版基金資助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古代汉语教程

第二版

1



古代漢語教程

周光慶 楊合鳴 主編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年·中國武漢

11

(鄂)新登字 11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代漢語教程(上、下)/周光慶 楊合鳴 主編. —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6

ISBN 7-5622-2468-4/H·184

I. 古… II. ①周… ②楊… III. 漢語—古代—教材 IV. H1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45497 號

古代漢語教程

© 周光慶 楊合鳴 主編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武昌桂子山 郵編:430079)

(華中文化教育研究所排印中心排版)

新華書店湖北發行所經銷

華中科技大學印刷廠印刷

責任編輯:陳昌恒

封面設計:新視點

責任校對:羅少琳

督 印:方漢江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24.5 字數:615 千字

版次: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1-5000

定價:29.00 元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向承印廠調換。

前 言

中國歷史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思想文化界逐漸重新活躍起來，學術教育界逐漸重新活躍起來，而古代漢語教材也逐漸有新作相繼問世，並且開始顯露出模式多樣化、風格多樣化的可喜趨向。然而，在中國語言學界和高等教育界，對於古代漢語課程應該具有什麼性質，古代漢語教材應該具備何種特徵，學者們的看法並不一致，只是沒有時機進行公開討論。

現在，歷史又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世界的語言和語言哲學研究不斷開創出了新的理論和新的境界，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也有了新的發展和新的需要，古代漢語研究也取得了新的進展並提出了新的課題。那麼，與此相應，中國高等院校的古代漢語課程和古代漢語教材，是否也可以在觀念上、思想上、內容上乃至方法上有所更新呢？

我們認為，當歷史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在中國高等院校的中文系、語言系以及相關的文科各系裏，古代漢語課程的基本性質，不必僅僅是工具課，而可以同時也是基礎課，是漢語學的基礎課，是語言學的基礎課，是文學、哲學、歷史學、文化學等相關人文學科的基礎課。而古代漢語教材，也應該在內容上和體例上適應既是工具課又是基礎課的古代漢語課程的基本要求，並且有利於引導學生開拓學術視野，更新語言觀念，激發相應的研究興趣和創造能力。這應該是我們共同的、長遠的努力目標。即使在目前還不能

完全實現這一目標，但是我們也可以從現實情況出發逐步朝着這一目標行進。

現在獻給廣大讀者的這部《古代漢語教程》，還只是我們從目前的情況出發朝着上述長遠目標行進的嘗試。儘管它沿用了王力先生創建的“三結合”結構模式而有所更張，儘管它吸收了已被廣泛認可的學術成果而有所發展，但是，限於我們的學術水平，它的不足乃至錯誤在所難免。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能夠有幸地得到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正。

本教材由周光慶提出基本的思路，撰寫全書的緒論；由周光慶、楊合鳴共同主持編寫，共同審定文稿；由全體編寫人員經過反復討論最後確定全書的編寫大綱。參加本教材編寫的人員分工情況如下：

第一章文字及章末文選：王南平（華中師範大學）

第二章詞彙及章末文選：石 鈺（湖北師範學院）

第三章語音及章末文選：劉寶俊（中南民族學院）

第四章語法及章末文選：楊合鳴、盧烈紅（武漢大學）

第五章修辭及章末文選：王洪涌（華中師範大學）

第六章古代文化典籍解釋及章末文選：周光慶（華中師範大學）

全書獨立部份的文獻選讀：曹海東、匡鵬飛（華中師範大學）

全書獨立部份的詞義分析：郭 攀（華中師範大學）、夏鳳梅（江漢大學）

本書由選題到編寫到出版，始終得到了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的支持與合作，謹致謝意！

周光慶 楊合鳴

二〇〇一年五月一日

緒論

1952年以前，在中國高等院校的文科各系裏，並沒有古代漢語的課程，而只有代表傳統學術水平、富於傳統學術風格的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課程。1953年以後，中國高等院校中文系根據當時的文化教育思想的指向，以蘇聯高等學校教學計劃為藍本，開始設立與現代漢語課程相對應的古代漢語課程，其基本性質被設定為工具課，其主要教學目的被規定為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以批判繼承祖國的文化遺產。後來，遵循這一思想指向，王力先生主持編寫了高等院校統編《古代漢語》教材，以現代語言學理論為參照而又不追求古代漢語理論知識的系統性，却創建起了“通論”、“文選”、“常用詞”相結合的結構模式。這部《古代漢語》教材，幾經修訂，不僅代表了那一時期全國高等院校古代漢語教學的最新水平，而且在曲折歷程中推動了五十年來古代漢語教學的逐漸進步，其貢獻是重大的，其影響是深遠的。

現在，歷史已經進入了二十一世紀，世界的語言和語言哲學研究不斷開創出了新的課題、新的理論和新的境界。與五十年前相比較，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也有了新的發展和新的需要，我們的文化教育思想也有了新的進步和新的思路，古代漢語研究也取得了新的進展並提出了新的課題。那麼，與此相應，中國高等院校的古代漢語課程和古代漢語教材，是否也可以在觀念上、思路、方法上、內容上有所更新呢？為了更好地思考這一問題，我們以為，不妨首先拓寬視野，在關注古代漢語課程、教材以及研究前沿的同時，也關注一下語言的基本特徵以及語言與人、語言與文化的本質關係。

本來，作為一種以語音為形式、以指稱對象為內容的聽覺符號

系統，語言是人以約定俗成的方式逐步創造出來的，是人在進化過程中、在勞作過程中為適應進行交際、思維和文化創造的需要而逐步創造出來的。語言符號系統具有任意性、生成性、層次性、系統性、傳授性等諸多特徵，它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是人類所獨有的交際工具；語言符號系統具有對思維進程的改造功能，具有對思維結果的表達功能，它是人類最重要的思維工具，是人類所特有的思維工具。人是語言的創造者和擁有者，語言是人的創造物和擁有物；人運用語言並改進語言，語言為人所運用、所改進；天地之間，只有人能創造語言、擁有語言、應用語言和改進語言。因此，語言是人的語言，是為人而存在、為人所擁有的語言。古代漢語以及它與古代漢民族的關係，當然也是如此。

可是，人又是什麼呢？語言對於人的存在與進化具有何種意義呢？能否從語言的角度認識人自己呢？中國古代哲人認為：“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西方現代哲學大師卡西爾則在其名著《人論》中指出：“如果有什麼關於人的本性或‘本質’的定義的話，那麼這種定義只能被理解為一種功能性的定義，而不能是一種實體性的定義……人的突出特徵，人與眾不同的標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學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勞作（work）。正是這種勞作，正是這種人類活動的體系規定和劃定了‘人性’的圓周。”因此，他強調：

我們應當把人類定義為符號的動物（animal symbolicum）來取代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指明人的獨特之處，也才能理解對人開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①
在卡西爾的哲學理論中，所謂“符號”固然是個極為普遍性的概念，並非專指語言；但是，語言無疑又是各種“符號”中最基本、最

① 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頁。

重要、最有普遍適用性的符號系統。因此，關於“人是符號的動物”的定義，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人是語言的動物”；或者如哲學解釋學的創始者伽達默爾所論斷的：人是“擁有語言的存在物”^①。

我們之所以認同並借鑒中西哲人主要是卡西爾從符號和語言的角度對“人”作出的論說，首先是因為卡西爾的“人論”有一種可貴之處：他強調關於人的本性或本質的定義，只能是一種功能性的定義，並且因此將自己的理論建立在對人的“勞作”的闡釋與分析之上。他所謂的“勞作”，是一種比中國學人常常轉述的“勞動”更為根本的“符號活動”、語言活動，是人與動物相區別的基本標志，是人“活動的無數形態和表現之後”的東西。卡西爾並且已經具體地論證：人固然與所有的動物一樣，都生存在同一個自然的物理世界之中，但是對於外界的刺激，人的理性“應對”與動物的生理“反應”却有本質的不同。因為，除了一般動物都具有感受器系統和效應器系統以外，在人那裏還發明了語言符號系統的第三環節，存在於感受器系統與效應器系統之間。這個新的發明物改變了整個人類生活。與其它動物相比，人不僅生活在更為寬廣的實在之中，而且還生活在新的實在之維中^②。也就是說，正是語言符號活動，正是這種“勞作”，才使得人能超越其它的動物，形成自己特有的本性，成為社會的人、創造的人、真正意義上的人，並且去從事塑造自我、發展自我和創建文化世界的無限性活動。

也許，卡西爾的這一理論以及我們對這一理論的理解會面臨兩種挑戰。第一種挑戰來自人類學的新近研究成果：人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一千萬年以前，而語言學家對語言歷史的推測却只有幾十萬年或一百萬年。那麼，在沒有語言的漫長歷史階段裏，人類

① 轉引自徐友漁等著《語言與哲學》，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80頁。

② 卡西爾：《人論》，第33頁。

的“人性”或“本質”豈不就並非由語言活動來規定與展現嗎？對此，其實可以援引馬克思理論加以解釋：人的形成過程，是從“意識到人活在社會之中”開始的^①。沒有語言，就沒有人類級別的社會，也就無所謂“意識到人活在社會之中”。因此，真正的人的形成過程，真正的人性的形成過程，都是以社會、以語言為基本條件的。第二種挑戰來自許多思想家共有的一個信條：“人是會製造工具的動物。”對此，可以援引人類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加以解釋：人類在開始創製工具以前，就已經具備初級的意識和初級的語言。^② 由此可見，人所創造的最基本、最重要、最有普遍適用性的“工具”或“符號”，就是語言；語言是創製一切其他工具的先導性“工具”，是創造一切其他符號的基礎性符號。如果說，“人的哲學”在最後的分析中必須力圖追溯到一個共同的起源，那麼可以認為，正是創製一般工具的先導性工具、創造一般符號的基礎性符號——語言，彰顯了人與世界的關係，塑造了人類自我，建構了文化世界，從根本上劃定了“人性”或人的“本質”的圓周。所以，人是語言的人。語言學家只有自覺地認識並突現這一點，他對語言現象的最後分析，才有可能透徹的，才有可能為其他學科提供有益的借鑒。

可是，語言符號對於人的存在與發展，何以具有如此重要的關係和如此奇特的功用呢？我們認為，必須從語言的本質入手對這一問題進行新的探討。

首先，語言是一種語音符號系統，具有指稱“對象”、引渡“對象”的功能，在空間上具有與指稱對象的分立性，在時間上具有約定俗成的永久性，而且還有相對獨立的十分靈巧的內部結構和組

① 轉引自伍鐵平《語言與思維關係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 頁。

② 參見伍鐵平《語言與思維關係新探》第 5 頁。

合規則。這樣，依靠語言，人類就能夠進行語言級別的交流，組成人類級別的社會，並在社會中體驗與“你”的關係，稱自己為“我”！從而形成人的主體意識和主體性。這樣，依靠語言，人類就能夠進行語言級別的思維，獲得語言級別的思維成果，並在思維中認識“我”與“非我”，把握人我關係和物我關係，從而能在生活中正確定向，總結經驗，轉化經驗，適應現實，改造現實。

其次，語言符號亦即語詞所指稱的“對象”，通常並非一個事物，而是一類事物，並非僅僅是一類事物，而是關於該類事物的概念。這就意味着：人們在創製語言符號亦即語詞的時候，已經本着自己生存方式和社會文化生活的需要對世界林林總總的事物進行了分類，對它們之間的關係有了初步的認識和把握；已經本着自己的生活體驗和思維方式，對特定事物的區別性特徵進行了概括，對特定事物的“意義”有了初步的理解和解釋；已經常常本着將名稱“當作表明對象的特徵的代表，以便從對象的整體性來設想對象”（費爾巴哈語）的習性與要求，選取特定事物最引人關注的特徵作為命名理據而造詞，將對事物的分類成果和認識成果注入詞的內部形式與詞義結構之中。因此，語詞也就“從未簡單地指稱對象，指稱事物本身；它總是在指稱源發自心靈的自發活動的概念”^①。這又進一步意味着：人在創製語言符號亦即語詞的時候，總是在依據自己的需要與眼光，揭示着事物，解釋着事物，賦予特定事物以特定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人還在揭示事物與解釋事物的過程中領悟着並且顯現着自己的存在。

第三，語言並不僅僅是人們思維的工具和交流的工具，而且還是人“籌劃着”自己存在的重要憑藉。哲人們早已指出，人與動物最本質的區別，就在於人能“籌劃着”自己的存在。而人主動地“籌劃着”自己的存在，最現實、最集中的表現就是運用語言符號

^① 卡西爾：《語言與神話》，於曉等譯，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58頁。

幫助創建自己的文化世界。人之所以能够如此，這是由於語言符號具有上述種種本質特徵，因而不僅使人可以運用它切分和界定事事物物，將種種事物引渡到人們的認識領域與實踐領域，“安排”好它們各自的位置，反映出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表現出它們各自的價值；而且有助於人憑藉語言符號，突破事物的種種局限，超越現實的世界秩序，按照自己的理想藍圖，將具有特定指稱對象和特定價值的語言符號，依據想象空間的邏輯秩序，依據語言本身的相對獨立的組合規則，加以重新組合，發揮述說功能，從而構成一幅幅在當下現實中並未實際存在的生活圖景或人格境界，激發出自己的向往之情和奮鬥精神，使之發揮出某種創造性的能動作用。所以，美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懷特強調：

生物進化的自然進程使人類、而且惟獨使人類產生了一種新的、特殊的能力：使用符號的能力。符號表達的最重要的形式是語言表達能力。語言表達意味着思想的交流；交流意味着保存，即傳統；而保存意味着積累和進步。使用符號能力的出現，導致新的現象序列的起源，即文化序列的產生。全部文明都是從運用符號中產生，並借運用符號而延續的。文化或文明，無非是人這種特殊動物維持生命的活動所採取的特殊方式。^①

以上的論述應該可以說明，一方面是人的本性，另一方面是語言的本質，使得人與語言從來就具有如此根本、如此緊密的內在關係：語言是人的語言，人是語言的人。而我們之所以反復強調這一點，是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突現語言的本質特徵和發展規律，也才能確立研究語言的最高目標——一切從“人”出發，從人的文化創造出發，一切爲了“人”，爲了人的文化創造。古代漢語與“人”、與人的文化創造的本質關係當然也是如此，研究古代漢語

^① 懷特：《文化的科學》，沈原等譯，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頁。

的最高目標當然也應如此。

基於這樣的學術思想，我們認為，當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在中國高等院校的中文系以及相關文科各系裏，古代漢語課程的基本性質，不應該僅僅是工具課，而必須同時也是基礎課，是漢語學的基礎課，是語言學的基礎課，是相關人文學科的基礎課；古代漢語課程的主要目的，不應該僅僅是培養學生閱讀中國古書的能力，而必須同時也是引導學生認識漢語言文字發生發展的基本動因與規律，認識古代漢語與“人”的本質關係、與文化的本質關係、與一切人文學科的本質關係，從而使學生開拓學術視野，激發相應的研究興趣和創造能力。這應該是我們共同的、長遠的努力目標。然而，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難以很快地就此形成廣泛的共同認識，更不可能在短時期內編寫出一套理想的古代漢語教材，使它立足中國人文科學的前沿，既能適應作為工具課的古代漢語課程的需要，又能適應作為基礎課的古代漢語課程的需要，並由此引導學生開拓學術視野，激發相應的研究興趣和創造能力。上述這一努力目標，只能在全面改革的歷程中、在學術進步的歷程中逐步確立，逐步實現。

所以，現在獻給廣大讀者的這部《古代漢語教程》，還只是我們在目前的情況下，本着古代漢語課程應該既是工具課又是基礎課的認識，一方面為適應二十一世紀初期古代漢語教學的需要，另一方面也為對目前古代漢語教學進行一點改革，而在吸收已被廣泛認可的最新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共同編撰的。我們這部《古代漢語教程》，仍然沿用了王力先生等創立的結構模式，盡力使“基本理論”、“文獻選讀”、“詞義分析”三者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因為將近四十年的教學實踐證明，這種結構模式是合理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在很大程度上也能適應作為基礎課的古代漢語課程的需要。而在以下幾個方面，我們則作出了新的努力：

第一，我們將“基本理論”部份作為全書的中心，並且拓展“基

本理論”的領域，追求“基本理論”的科學性、系統性和啓示性。全書的“基本理論”部份除了分爲“文字”、“詞彙”、“語音”、“語法”、“修辭”五章以外，還特地設立了“古代文化典籍解釋”一章。增設這一章，既是爲了闡發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解釋的根本目的、基本內容、主要方法和多重意義，切實地培養學生正確閱讀歷代經典注疏進而深入解釋古代文化典籍的眼光與能力，也是爲了揭示古代漢語言文字在古代文化典籍的形成與解釋之中的重要意義，揭示古代文化典籍的形成與解釋在中華文化歷史進程之中的重要意義，引導學生逐步認識古代漢語發生發展、文化典籍形成解釋與中華民族及其文化進程的內在關係。

第二，我們更新了“基本理論”論述的內容與體例，使其每一章都由“理論概述”、“學習與思考”、“參考文獻”三部份組成，以便與相關的選修課相銜接，從而擴大學生的學術視野，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促進學生課內學習與課外學習的有機結合。各章的“理論概述”，主要是系統而概括地論述大學本科學生在作爲基礎課的古代漢語課程裏必須很好掌握的有關基礎理論與基本知識。各章的“學習與思考”，大致包括以下三個層面的內容：1. 指出每章基本理論基礎知識的重點和難點以及掌握重點、攻克難點的參考資料與一般方法；2. 提出每章在必須掌握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之外還可以進一步思考或研究的問題，以及學生在思考或研究這些問題時應該參看的文獻與可供借鑒的思路；3. 展望每章所涉及的分支學科的發展趨向與前途，幫助學生確立學習的遠大目標，激發學生的使命感。各章的“參考文獻”，主要是介紹相關的經典歷史文獻，點評相關的重要研究論著，提出對學生的閱讀要求，提示學生閱讀的重點與方法，從而增進“基本理論”的廣度與深度。

第三，我們更新了“文獻選讀”的原則與內容，使之真正既有利於培養學生閱讀古代典籍注疏進而解釋古代文化典籍的眼光與能力，又有益於學生對漢語的歷史全貌、注疏的歷史面貌的全面了

解和深入思考。爲此，我們選編了上古、中古、近代文獻而以上古文獻爲主；選編了文言、白話文獻而以文言文獻爲主；選編了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而以傳世文獻爲主。所選編的文獻，體裁力求兼備而以記敘散文爲主，但是注意選取了少量的各類應用文；內容遍及文學、史學、哲學、兵學、自然科學而以文學史學爲主，但是重視了其內容的進步性和語言的典範性。對於所選編的文獻，有今注、古注、白文而以今注爲主，但是着力展示了古注體式的多樣性。在每一篇選編的文獻前面，都安排了一個簡短的“閱讀提示”，除介紹作者與“背景”之外，特別注意提示其中重要的語言現象。

第四，我們更新了“詞義分析舉例”的內容與體例，力求使之既能與“基本理論”的論述緊密結合，又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系統性。對於每一個詞的分析，一般都包括文字形式、語音形式、本義、引申義、古今義異同的具體解說，包括同義詞的辨析和同源詞的提示，並且特別注意在確立詞的義項、揭示詞的若干義項之間的內在關聯和演變軌跡方面多下功夫，從而儘可能地整理出一個個詞的詞義系統，爲學生系統地把握古代漢語詞義進而初步地研究古代漢語詞義及其文化意蘊提供可以借鑒的成果。

無論我們在編寫古代漢語教材時作出的這些新的嘗試是否可以完全成功，但是學習古代漢語的方法，總是應該隨着語言研究的不斷進步和教育觀念的不斷更新而不斷改進、不斷完善的。我們認爲，將古代漢語既當作培養學生閱讀中國古書的能力的工具課，又視爲漢語學的、語文學的、各個相關人文學科的基礎課，盡最大努力使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相結合，使知識學習與問題思考相結合，使課內學習與課外研究相結合，使古代漢語學科與文學、哲學、歷史學、心理學等其他相關人文學科相結合，都是值得提倡、值得力行的學習方法。我們相信，對於中文系、語言系和其他文科各系的本科學生來說，古代漢語是必須學好的；而只要能夠腳踏實地、開拓視野、改進方法、痛下苦功，古代漢語又是可以學好的。

目 錄

(上 冊)

前言 (1)

緒論 (1)

第一章 文字

理論概述 (1)

第一節 漢字的起源 (1)

一、結繩說 (1)

二、八卦說 (2)

三、倉頡造字說 (2)

四、契刻說 (3)

五、圖畫說 (4)

第二節 漢字的性質 (7)

第三節 漢字的結構 (9)

一、“六書”評議 (9)

二、“六書”簡介 (10)

第四節 漢字形體的演變 (22)

一、古文字的演變 (22)

二、今文字的演變 (26)

三、漢字形體的演變規律 (29)

第五節 古書中的用字	(36)
一、古今字	(37)
二、通假字	(42)
三、變讀字	(48)
四、異體字	(52)
學習與思考	(56)
參考文獻	(60)
文 選	(65)
今歲商受年	(65)
今日雨	(65)
王涉歸	(67)
王往逐兕	(67)
王征百方	(69)
婦好冥	(69)
利簋銘文	(71)
保卣銘文	(71)
虢季子白盤銘文	(73)
包犧氏之王天下	《周易》(75)
大同	《禮記》(78)
大司馬之職	《周禮》(80)
察傳	《呂氏春秋》(82)
《說文解字》叙(節選)	許慎(84)

第二章 詞彙

理論概述	(89)
第一節 古漢語詞彙的構成	(89)
一、單音詞	(90)
二、複音詞	(92)